



深度

“政治唐璜”还是“人民之友”？希拉克叱咤法国政坛的一生

对内，他长袖善舞，对外，他是一张法国名片。

特约撰稿人 胡文燕 发自巴黎 | 2019-09-27



2019年9月26日，希拉克（Jacques Chirac）去世，享年86岁。摄：Sean Gallup/Getty Images

编按：2019年9月26日，雅克·勒内·希拉克（Jacques Chirac）去世，享年86岁。他在法国政坛活跃四十余年，其中十二年担任法国总统职位。此前，他还曾九次当选国家议员、七次被任命为部长，担任过两次政府总理，并执掌巴黎市政府十八年。

希拉克的一生是同权力不断较量的过程。但在法国前国民议会议长、希拉克党内盟友后因权力博弈而渐行渐远的菲利普·塞甘（Philippe Seguin）看来，希拉克像是政治人物里的“唐璜”——“更热衷于赢得权力，而非执掌权力”。

同时代的法国人埋怨他，嫌他在内政上无所作为，远未创造并改变历史，导致法兰西共和国国力节节衰退；没想到2007年他从总统职位离任，渐渐淡出法国政坛后，民调支持率却再次飙升，并尤其受到年轻人追捧，以他当年前卫造型为主打的“表情包”甚至风靡社交网络，成为法国民众最喜爱的政治人物。

在其它国家，希拉克作为法国的一张名片，定义着法式精神。1995年到2007年，在他担任法国总统期间，法国同俄国、中国和日本等国建立不同寻常的外交关系；2001年“911”事件后，法国选择站在美国的对立面，极力反对向伊拉克开战，也为法国人留下一笔颇为自豪的外交遗产。仿佛只有在别处时，希拉克才当得一个好总统。

1995年12月14日，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特别热闹。五十多个国家及国际机构的掌门人相聚一堂，见证波黑、南联盟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三国签订《波黑和平框架协议》。长达三年半的波黑战争结束，这被看成是新任法国总统希拉克（Jacques Chirac）外交政策的胜利。

六个月前，他刚上台便改变前任所持的中立态度，指责联合国人道主义援助的“虚伪”逻辑，主张以武力为外交工具，以牙还牙，打击挑起战争的塞族人，从此改变了战事走向，逼迫对手走到谈判桌前。在此希拉克显示出不一般的主见和强硬，为法国在英美主导的欧洲战场赢得一席之地。

“希拉克万岁！”美国CNN电视台报导里，波斯尼亚人大喊道。于外，上任仅半年的法国总统在国际舞台上迎来开门红，但于内，当时政府推出《首次雇佣合同》（CPE，针对26岁以下年轻人的特殊工作合同，规定无需任何理由，员工便可被开除；试用期可达2年，而普通长期合同的试用期最高8个月），催生诸多不满，经济改革步入僵局，法国上演着史无前例的罢工潮，几近瘫痪。在希拉克执政史上，这也是个“黑色十二月”。

墙外开花，墙外香。初任总统前半年中，他所经历的骄傲和曲折似乎是对其政治生涯的隐喻：外交策略强硬开放具有前瞻性，内政方针则软弱保守缺乏闯劲。

希拉克被称为法国政坛的常青树，曾两度担任政府总理，并成功连任两届共和国总统，四十年处于权力巅峰。他不执迷意识形态，拒绝非左即右的两元政治对立，虽身为右派，但在移民或历史问题上却透露出左派党人的底色，是个十足的务实主义者；同时他善变、争强好斗且精于算计，被政敌戏称“政坛猛兽”或“变色龙”。

希拉克在不少国际事务上同美国分庭抗礼，为法国赢得不少声望，又因热爱原始文明、痴迷亚洲文化，在担任总统十二年间，留下别样的外交遗产，成为法国政治史上的一个异类。

同时代的法国人埋怨他，嫌他在内政上无所作为，远未创造并改变历史，导致法兰西共和国国力节节衰退，但在其它国家，希拉克作为法国的一张名片，定义着法式精神。如今他再受年轻人追捧，以他当年前卫造型为主打的“表情包”甚至风靡社交网络，成为法国民众最喜爱的政治人物。穿越时空，希拉克仿佛只有在别处时，才能心安理得地当个好总统。

“平庸”的精英

1959年法国国家行政学院（ENA）的毕业仪式上，传达员身着正装，特有精神，平时默默无闻的小人物，在这天担任着不少宣读的工作，极具仪式感，因此引人注目。按常规，传达员只需当着大家面念状元的名字，以示表扬，但他平时同希拉克交好，在讲完“鲁维尔拉先生第一名”后，破例高声读出：“希拉克先生十六名”，给足了他面子。

希拉克能同普通传达员成为好朋友，这个段子被法国媒体津津乐道，仿佛足以概括出这名右派总统的精神气质。

法国记者弗朗兹－奥利维耶·利兹波特（Franz-Olivier Giesbert）在《总统的悲剧》一书中如此评价希拉克，“他极富个人魅力。如果他的个人及职业生涯能同法国民众交织在一起，那是因为他真心诚意希望和别人打交道，尤其热衷和那些默默无闻的小人物交流”。希

拉克的亲信克洛德·阿雷格尔（Claude Allègre）也提到，“希拉克为政心狠手辣，但平日与人交好，待人热情，让人不得不爱他”。



希拉克与法兰西堡的民众握手。摄：Henri Bureau/Sygma/Corbis/VCG via Getty Images

1932年，希拉克出生于巴黎的一个富裕家庭，是家里的独子，自小有些叛逆。父亲是一战老兵，获得过荣誉勋章，后在银行和航空公司任职。父母两人皆来自外省小城克莱兹（Corrèze），希拉克从8岁到11岁在父母老家上学，随后才来巴黎读初高中并参加高考。

后来他考入法国精英学府巴黎政治学院（Institut d'études politiques de Paris）和国家行政学院，顺理成章步入政途，如此看来，这似乎同法式经典从政之路无异，但细细追究起来，希拉克亲民且乐天的性格始终同这个圈子有些格格不入。

2015年初一份民调显示，希拉克以33%的高票支持率当选为法国最“可爱”的总统，他在任期间不仅反对追随美国脚步向伊拉克派兵、拒绝同法国民族主义极右政党“国民阵线”结盟，更被认为是“农民的朋友”，后者尤其为他加分不少。

在法国做总统，讲究姿态和仪表，必须时时刻刻要拿出一副深沉的精英范儿，显出几分威严，才能赢得尊重，太接地气容易招人笑话。法国大革命反对皇权，二百多年过去，君主制的影响仿佛依旧存在。希拉克打破了这一不成文的规矩，相比阳春白雪，他更喜欢下里巴人，给普罗大众留下一个“粗俗”、“反精英”的印象，比如人们都知道他爱看家长里短的喜剧片而不是艺术电影、爱听战歌而不是高雅的歌剧、爱喝啤酒而不是金贵的高档葡萄酒，吃饭时手上一定拿着一瓶墨西哥科罗娜啤酒，在镜头面前也照样大口吃猪腿肉和小牛头。

有人说，希拉克热衷扮演“可爱的傻瓜”，但他既不“可爱”，也不“傻”。实际上，他学识渊博且情趣高雅，痴迷原始文明和东方文化，只是有意不在公众场合卖弄自己的学问。“他是那种拿着一本《花花公子》打掩护，内里夹着圣琼·佩斯（Saint-John Perse）诗集读诗的那种人”，曾经在希拉克手下担任部长的弗朗索瓦·基鲁（François Giroud）一语中的。

一直以来，他被贴上“平庸之辈”的标签，这是泛民粹主义竞选策略带来的必然代价。在民主选举制度之下，人们更愿意把票投给同自己相似的平庸者，而非高高在上的精英，可谓庸众的胜利或是民主的致命弱点，这也是现代政治无奈之处。二十多岁曾把普希金的诗体小说《欧根·奥涅金》翻译成法语的希拉克很早便看清了这一点。



2019年9月26日，希拉克（Jacques Chirac）去世，享年86岁。图： Bettmann / Contributor via Getty Images

右派里的“左派党人”

1995年2月份的一天，法国右派总统候选人希拉克为大选造势，照例到法国外省某个偏远的城市演讲拉票。他主旨鲜明，尤其提到：“全球化给我们带来太多麻烦，城市里的贫民窟及日益严重的社会不公是不是由此而来？”场内3500名支持者热烈鼓掌。右派向来崇尚自由主义，而希拉克则大谈社会平等，并质疑全球化，尤其拿“社会分化”（*fracture sociale*）这个新词做文章，颇有左派党人之风。这时距离大选还有三个月，此前众叛亲离、选情堪忧的前巴黎市长正满血复活。

当时左翼人口学家埃马纽埃尔·陶德（Emmanuel Todd）发表了一份研究，首先提出“社会分化”这个词，指出欧洲一体化建设大背景下，法国精英和平民阶层分化日益严重：前者开放、拥抱全球化；后者保守、固步自封。希拉克倍受启发，以应对“社会分化”为自己的竞选要务，揭露“两个法国”这一现实，抨击法国社会模式，同极为建制派的其他候选人——爱德华·巴拉杜尔（Édouard Balladur）和利昂内尔·若斯潘（Lionel Jospin）形成鲜明对比。

“您是左派么？”那天，左翼日报《解放报》的一名记者问希拉克。他平时最讨厌回答这些空洞的大问题，皱了皱眉头，自嘲说，“我当然是左派啦！我可是吃腌酸菜、喝啤酒的人。”

记者问话是有缘由的，学生时代的希拉克曾帮共产党党报《人道报》（*L'humanité*）卖过报，也偶尔参加过社会党会议，后来才被蓬皮杜带入仕途。此次他为吸引反对党选民，重现左派党人的风范，成功扭转颓势。诚然，他这么做基于竞选考量，但他的女儿克劳德则兴奋地表示父亲超常发挥，实则“找回原本的自己”。

希拉克淡化左右意识形态对立，不太走寻常路，这也许是他获得总统连任的原因。在2017年法国总统大选中，时为候选人的马克龙（Emmanuel Macron）将这一“既左又右”的理念发挥到极致。右派政党“希拉克派们”，比如于格·郎松（Hugues Renson）和让-保罗·德勒瓦（Jean-Paul Delevoye）加入马克龙阵营，并在后来权力架构中担任要职。

此外，两名总统在任职初期选择“闪电式”改革策略，后落入“一地鸡毛”的窘境，也有相似之处。不过，两人性格不同，采取的公关策略也不尽相似，导致在公众舆论中呈现的形象截然相反，希拉克被称为“平民的朋友”，马克龙则被认为是“富人的总统”。

1995年7月16日，希拉克当选总统仅两个月，他在巴黎维尔迪福（Vél'd'Hiv，法文中“冬季自行车赛场”）的演讲可谓史无前例。1942年的这一天，一万多名犹太人被捕并被关押在此，其中不少人被送到奥斯威辛集中营，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维尔迪福围捕犹太人事件”（La rafle du Vél'd'Hiv）。从戴高乐到密特朗，历届总统将责任一股脑推给维希政府，并与其划清界限，从未承认法国在这一事件中的过错。

希拉克与前人不同，他带头赎罪。那天，他身着深蓝色西装和灰色领带，讲话时依旧喜欢拉长尾音，说道：“这些黑暗的时刻将永远玷污我们的历史，侮辱我们的过往和传统。对，法国人和法国曾经协助入侵者犯下滔天罪行。”他无力改变历史，却重新书写了历史。

他左右合一，但在政敌看来，是个十足的“变色龙”和老油条。希拉克的老对手若斯潘曾抱怨说，“他就像是一快海绵，听到别人想出什么好点子，都能吸收进去，一点都不尊重他人的著作权”。

当年希拉克以反对“社会分化”为竞选口号成功当选，但十年后却在“巴黎郊区骚乱”危机治理中几乎缺席，法国社会阶层分化有增无减，他在内政上的“无为而治”留下不少诟病。

法国的“亚洲人”

希拉克在巴黎卡尔诺高中读书时不过十三四岁，老爱逃课的他喜欢跑到埃菲尔铁塔附近的吉美博物馆（Musée national des arts asiatiques Guimet）闲逛。该馆1889年建立，现成为首屈一指的亚洲艺术博物馆。成长于五六十年代的这些人视圣雄甘地为偶像，对印度充满向往，这点在希拉克身上体现尤甚。

一天，他心血来潮想要学习梵语，经人指点，找到一位精通这门语言的俄国老者。这人姓巴拉诺维奇（Balanovitch），年少时为躲避1917年俄国革命，背井离乡四处流浪，后来才住进巴黎13区一个保姆房里，一生充满传奇色彩。学了三个月，这位先生看到希拉克既

没天赋又缺乏积极性，便劝他改学俄语，还跟他讲解世界各地古老文明的历史，把波斯文明和中华文明尤其讲得通透明澈。希拉克对这些古老远东文明着了迷，从此不能自拔。



希拉克在任期间与中国关系友好，使他一度在中国成为最受欢迎的外国首脑。图为1986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到访法国时与希拉克会面。摄：Jacques Langevin/Sygma via Getty Images

这是希拉克“亚洲情节”的起点，不经意间影响了后来他为人做事的风格。总统任职期间，他外交上主打“中国牌”、“俄国牌”或“日本牌”，并非是单纯的政治经济考量，或许与他从小被亚洲文化熏陶不可分割。

“希拉克没有生活在此时此地，他是个东方人，一个亚洲人。”曾在希拉克手下任过外交部长和政府总理的多米尼克·德·维尔潘（Dominique De Villepin）如此评价说。

说希拉克对中国古代文化造诣颇深，并非虚妄之谈。爱丽舍宫订有多本专业刊物，一次在国际会议上，法国总统百无聊赖“开小差”，翻看自己随身携带的青铜器读物，被记者的长镜头捕捉到，登上国内外报纸头条。法国《世界报》（Le Monde）时政记者拉法莱尔·布拉克（Raphaëlle Bracq）曾跟随并报导希拉克两度访华，2002年《中国青年报》对她的采访中，她提到“在参观江泽民主席故乡扬州的博物馆时，希拉克同那里的工作人员聊得很投机，让随访人员感到有些吃惊”。

他对中国几十年来的经济发展一直感慨不已，任职期间，不仅在外交上同中国交好，经济上更是极力促进双方合作。不同于其他西方国家领导人，他亦师亦友，对中国如何参与世界治理有独特的见解。

2009年4月28、29日希拉克作为前总统访问中国，在北京外交学院演讲时他提到：“世界需要中国。世界需要中国的智慧和行动，需要中国特有的沉着冷静和极具建设性的角色。”在他眼中，中国式智慧体现在这个国家同时间的特有关系上，即“强调长期行动和思维”，可以启示他者并在国际体系建设中起到指引作用。

他早就预感到中美两国将成为国际舞台上博弈交锋的主角，对美利坚共和国的衰落深信不疑。布拉克在采访中也提到，当时中法关系一路升温，希拉克在中国成为最受欢迎的外国首脑，但他对中国的友好态度在法国及欧盟内部都承受不少压力，连他的顾问也曾对与中国交好的得失利弊提出过质疑。

他过于偏爱远方和古老文明，处理外交事务往往上升到文明对话的高度，不被外人理解，招致不少流言蜚语，比如他也曾因热衷俄国文化并视普京为座上宾，被戴上过“亲俄”的帽

子。

一直以来，希拉克反对美国的单边政策，因此2001年“911”事件后，曾极力反对向伊拉克开战，留下一段外交佳话。他严声批评如今世界陷入“种族优越主义”的陷阱，提倡多元文化，这个西方人一直同“西方霸权”较劲，甚至带头成立了一座“非西方艺术博物馆”。

2006年凯布朗利博物馆（Musée du Quai Branly）建设完成，博物馆收藏陈展的主要是非洲、美洲、大洋洲和亚洲带原始艺术风格的艺术品，也有不少源自中国的展品。当时不少学者认为原始艺术无足轻重，反对大兴土木修建博物馆，希拉克顶住压力，为博物馆开张花费不少心血。十年过后，时移势易，2016年博物馆重以这位法国前总统命名，将被记入法兰西史册。

“说实话，希拉克十二年的总统政绩乏善可陈。但通过凯布朗利博物馆，他足以向世人传递宽容和开放之精神”，希拉克的一名亲信如此感慨。

2007年5月16日，74岁的希拉克正式卸任总统，从此隐退政坛。之后，他身体一直不好，2011年夏天后，身体状况更是一落千丈。近距离接触过希拉克的人表示，2016年后，希拉克身体特别糟，且存在记忆障碍。

法国《费加罗报》（Le Figaro）发布的讣告说：“在我们的印象中，这个行动派走起路来大步流星，贪恋生活，且善于‘玩弄权术’，在生命最后，则被孤独和疾病所囚禁，如同一个受伤的老雄狮。”《世界报》则说，希拉克离世意味着一代人的消失。这代人经历过法兰西第四共和国，冷战政策，并目睹柏林墙的倒塌和冷战时代的意识形态的消亡——“希拉克是那个时代的最后一位总统”。

希拉克生平：

1932年11月29日，生于巴黎

1974年5月27日—1976年8月25日，希拉克在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第三任总统——中间派党人吉斯卡尔·德斯坦（Giscard d'Estaing）领导下的政府担任总理。两人关系紧张，希拉克作为总理，权力倍受钳制，最终提出辞

职。

1976年12月5日到1994年11月4日，希拉克担任右翼政党“保卫共和联盟 ”（Rassemblement pour la République）并出党魁。

1977年3月25日—1995年5月16日，希拉克出任巴黎市长。

1986年3月20日—1988年5月10日，希拉克在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第四任总统——左派社会党人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领导下出任政府总理。

1995年5月17日—2007年5月16日，希拉克出任法兰西共和国第五任总统。

2019年9月26日去世，享年86岁。

法国 法国政治



邀請好友加入端會員
成功訂閱同享優惠

如果你喜歡
就分享給更多人吧



热门头条

1. 中国大陆民众的政治信念与政治实践的逻辑
2. 香港人是中华民国的什么人？港人赴台寻求“政治庇护”的两种模式
3. 删帖、退群组、被查手机，那些时刻担忧被解雇的国泰员工
4. 国泰的“战场”不只在香港
5. 915游行：大批市民自发到港岛“行街”，入夜后北角爆激烈民众冲突
6. 李立峰：市民如何看待示威者与警方使用的武力
7. 观众将被鬼魂带往何方：游戏《返校》拍成电影的理由
8. 索罗门群岛与台断交、转向北京，澳洲在南太平洋势力料受牵制
9. 早报：黄之锋、何韵诗赴美国国会听证会，促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10. 从北中国遥望香港：平行世界背后的生存和舆论

编辑推荐

1. 雨伞5年后，留下的我们：搵食、抗争还是移民？
2. “政治唐璜”还是“人民之友”？希拉克叱咤法国政坛的一生
3. 行动者手记：去年#MeToo运动中，我所经历的故事
4. 赵永佳：林郑对话之前——“废青论”是如何炼成的？
5. 社区对话：林郑称香港属于今天的年轻人，参与者：用耳朵听，但没有用脑思考
6. 台港陆学生返校后迭起冲突，专访受伤港生：不会退缩
7. 观众将被鬼魂带往何方：游戏《返校》拍成电影的理由
8. 匿名、素人、内部势力：“无大台”运动中的即时信息台

9. 李柏升：面对连续断交，台湾援助式外交的未来何在？

10. 夏日催泪烟中的香港孩子：当他们问迷路还找警察吗？当他们拿起玩具枪……

延伸阅读

从联合国气候大会到巴黎“黄背心”现场：这是关于政治权力分配的愤怒

这无法仅仅用政治立场或者是否支持某件政策去理解，其中重要之处在于，人们觉得自己的政治权力不够，他们想要削弱现在的政治人物的权力，而增加自己的。

赵恩洁：时间越久越显得错误的伊拉克战争

英国舆论为什么说布莱尔的道歉并不是真的道歉呢？

是政治团结，还是无奈续命？欧盟人事换届背后的深层危机

欧盟有了一个光彩照人的新团队：亲欧、半数女性、意识形态平衡，但疑欧派的诟病又一次得到了印证……